



No.1

韩佳音第四杯啤酒下肚的时候，头已经晕乎乎的了。

杯是超大号的啤酒杯，一轮洋酒红酒喝下来，到喝啤酒的时候，对方的刘总就说小杯子没劲道也没情趣不如换特大号的杯子，于是就成了眼下这个局面。业务部老王早就晕头转向，说话打结，韩佳音算是临危受命，替身上场，以一对四，只是这么大的杯子，灌上一杯就足以肚胀头晕，更何况是四杯？

但她仍努力地微笑，再微笑，端着杯子的手连一丝颤抖也无，只不随便开口，她很明白再好的表象也抵不过一句话，只要一张口，她就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了，会说些什么连她自己也无法想象。

三十岁的离婚女人，总是有许多牢骚要

把握常常能唬得客户一愣一愣。只是这个行业，不喝酒不陪客似乎就是没人理会，而她又是多么需要钱，所以拼命地练酒量，陪着老王辗转一个又一个酒席，对客户陪尽小心和笑脸，即便遇到居心不良的客户，也只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巧妙周旋，自是练就一副舌底生花的本事。可天知道，她原本多么厌恶交际和应酬。

生活，都是生活。

泪水无止境地流，韩佳音想这酒真是喝不得，有多久没流眼泪了？原来自己也就这点出息！

待到平静下来，补好妆回席，宴席也已接近尾声。席散时刘总拍了拍小邝的肩，对老王说：“明天我让小邝去你们公司看看，了解了解，也就差不多了。”嘻嘻一笑又对立步未稳的韩佳音说：“这姑娘厉害啊，喝了那么多酒愣是没看到醉意，行，下次再请。”

一句话，说得老王醉眼笑弯，就差和人拉钩约定了，直说好好。

韩佳音只是笑，在别人眼里，那是相当的贤良淑德、文静好礼，只她自己明白，那一眼醉意眼看是藏无可藏，恨不得立马倒在这酒席之上，再不醒来。但到底还是前途重要，奖金重要。即使醉到这份上，这点要命的清醒还是要的。

所以韩佳音很努力地才把音发平稳了，笑笑说：“那明天我就恭候邝先生的光临了。”一句话说完，舌头几乎转不过来。

头重脚轻地回家，瘫在床上，连动都不想动。

第二天早上，宿醉的痛苦让韩佳音被闹钟响至第三遍时才彻底清醒过来，一看时间已经是八点四十五分，今天铁定是要迟到了。变态的公司要求业务部的人哪怕前一天晚上陪客人喝到天光，也得在第二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赶到公司唱司歌。

司歌当然是来不及赶上了。

公司在顶楼，有一个人造的花园，修得花枝招展，四季如春。她赶到公司时，业务部经理老阴立在花影深处，正瞪眼看着她，这让她想起公司副总邱大侠。邱大侠原名邱峡，老家是三峡大坝的，据说老爸为图省事，就赐了他这么个名，但因他常自诩是酒中英豪、桌上大侠，谈笑间即刻搞

覆了。爱人、朋友，甚至亲人，都要离她而去吗？

泪水奔涌而出，她冲出餐厅，不停地走不停地走，最后才知道自己跑到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喷泉随着激昂的音乐起起伏伏，她晃晃悠悠地坐下来，头脑里一片空白。

沈放说：“不就是有个情人吗？我和她分手好不好？”

妈妈说：“你爸爸得了肝癌，是晚期，怕是没多少日子了。”

爸爸说：“是不是我上辈子没积什么福，所以我唯一的女儿连个好归宿都没有？”

刘总笑着说：“他不爱绝色爱闺秀呢。”

那么多片断，零零碎碎，杂七杂八一齐从脑海里涌过来，千百种念头挣扎着呼号着拥挤着要喊出来，有个人走过来，站在她面前。

韩佳音抬起头，依稀觉得是沈放站在面前，她流着泪惨兮兮地说：“你真的要回来吗？那你再娶我好不好？”

她站起来扑进他怀里，她真的好累，她当初要是不逞强离婚多好？她会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会一如既往平静安然地工作和生活，那些背叛与羞辱，忍让和迁就，何曾会出现在她的生命里？

她曾那么骄傲地活着，到最后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

她累了，她想，哪怕沈放在外面养一堆情人，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

她听到一阵抽气声，听到有人在尖叫，眼前有灯光一闪一闪，人群涌了上来，她晕倒在他怀里。

No.11 | 十一

想来是人都有过绮丽的明星梦想，体味一下上上电视，或者成为报纸头条的风光。韩佳音也有。

只是她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以某人绯闻女主角的身份登上这个城市的头条。

还是头版，很娱乐的标题：疑似前妻泪眼求亲，方略少东好事将近。

呢？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懂得幸福是何物的人。不然哪能那么财势通天都留不住一个女人？

她想起报纸上的说法，好像是她妻子决定离开他的，这样的男人，花心、邪魅、可恶、无耻、下流，用鼻孔看人，眼睛长在天上，再有钱又有哪个女人能受得了？

佳音决定原谅他的没有眼光。

只是，一连几个方案都没有通过，离预定的执行时间越来越近，佳音都快崩溃了，疯一样地整天泡在网上资料堆里找灵感。

结果，在某一个临近下班的时间里，佳音接到邝修河的电话。那时她正顶着一头给抓得相当“有创意”的发型在冥思苦想，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几乎吓了她一跳。

然后，就听到邝修河漫不经心却依然磁性十足的声音：“韩小姐，你的品位好像越来越恶俗了啊。”

佳音正头痛，闻言都忘记了那刚冒出来的一点惭愧，就没见过这么挑剔的人！但到底也知道大局为重，只好缩着脖子讨好地说：“我正在努力，请再给我一些时间。”

“那么请问你还要多久才能做好公寓的推广设计？按照计划，一星期后，我们的平面广告要全部上架，电视媒体的推广也得跟着进行，我想韩小姐应该不用我提醒吧？”

“我正在努力……”佳音讷讷，明明不是她的错，他如果肯放宽一点，这案子早八百年前就结了！这会儿却不敢明说，为了伟大的前程和钱程，韩佳音只有忍了。

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说不定他就是想故意为难她，让她疯掉，她就偏不能如他的意，这样一想立时冷静下来，淡定地说：“邝总希望做到最好，我们自然也想它成为经典。”

那边“嗤”的一声笑出声，邝修河的声音马上冷了三分子，“那么请问韩小姐，作为负责的首席设计师，你居然连起码的沟通都省略了，让人以讹传讹，到底你想做成怎样的经典？或是谁想要的经典？”

佳音怔住，她也知道这种没有沟通的设计只会偏离更远，可谁让他先

图谋不轨，恶语伤人？还没想好应对的话。

邝修河阴恻恻的声音又响起：“韩小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电话告诉你，如果今天六点之前我没有看到你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那么，请自负后果！”

呃，威胁她？

佳音气冲上顶，她就不信她要是不去他还能怎么着了！摆明了就是想让她去好给她难堪！

她装没听见，心里想了几千几百种可能出现的后果，比如要求公司换人？太合她意了好像不太可能；或者是要求扣她工资奖金？失点血能换回太平倒也是可喜可贺……可是想来想去，最可能的也是最可怕的韩佳音连想都不敢去想的，偏是成了现实的。

刚好六点，韩佳音准备去楼下餐厅吃点东西再回公司加班，就听见何咏心脆如鹬音却冷如冰霜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韩佳音，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

No.19 | 十九

韩佳音刚回到家，林木正的电话又追踪而至。

她头痛得很，把手机丢进房里还是不接受。没办法，思绪太乱，她一点应对之策也没有，哪还有心力应付远在天边的老板的“问候”？

刚才何咏心把她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份传真，邝修河还真狠，居然说什么“由于设计工作进度一再拖延，使得方略各项工作因而搁浅，鉴于贵公司设计师无故推托，无心改进，现我方决定重新考虑双方继续合作的可能性，望贵公司收到此函后尽快与我公司相关人员联系。”

佳音看得那个震惊，他还真敢做！当下又恼又恨又气又急，简直是五内俱焚，心胆欲裂！偏还得小心应付已经气得要杀人的何咏心副总。

“韩佳音小姐，请给我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只傻笑着应和：“好像是很笨啊。”

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生怕邝大老板怪她敷衍，耳边却听得他说：“是啊，真的很笨呢。”停了停，似是叹息般，“她说她本来想嫁个有钱人的，可是看我的样子，决定嫁个小康男人算了，她说女人最向往的生活是，晚上坐在家里数大把大把老公挣来的票子，边数边幸福得叹气。煮着早餐叫醒赖床的老公，用冰冰的手呵他的痒，两个人笑着开始一天的生活，这些，就是幸福得像梦一样的人生了。”

佳音听得骇然，不会是说她吧，还有人和年轻时的自己想法如此一致的？脑海里依稀有些模糊的印象，抬起眼睛疑虑地看邝修河，后者垂头到她耳边，轻笑着低声问：“韩佳音，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她看着他带笑的眼睛，往事如一段因模糊而搁置的胶片，有一天重新放过竟陡然变得清晰——那一天，沈放吻了她，她一个人跑开想冷静冷静，结果就在中央公园遇到一个要离婚的男人。

只是，当时的人那么落拓、颓唐和绝望，委屈得像个迷路了的小孩子，万万无法和眼前这个意气风发、成熟稳重的方略总经理联系在一起。

人生，总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逢。她是不是应该努力检讨一下当时的有眼无珠？

还以为他是乞丐，给他十块钱？这种事，放在现在，想必是打死都不会做的吧？只会有多远就跑多远，闪得快快的。

只有当年，她才出来多久啊，用沈放的话说是纯得跟一根筋似的，看谁都是好人。

“好像有点印象了。”佳音赧然，“你变了很多。”

真像是一出戏剧，以为自己是漠不关心的看客，转眼之间，却成了最为耀眼的主角。撞到“狗屎运”也没她这么神奇的吧？当年不小心的好奇竟在五年后传出续集来。

只是一时摸不到邝大老板叙旧的目的何在，佳音只好老老实实在地作聆听状，一边努力地回想那天晚上她到底说了些什么话。

但是，真的很空白，居然一句都想不起来！

“只是身份不同而已，”邝修河笑容渐敛，声音里有几分萧索，“那

“我马上就到你家楼下。”

呃，这个男人到她家里都不知道避嫌吗？她可是离了婚的独居女人！她看了看江河，捂着电话问：“有个叔叔来和你一起吃好不好？”

“不会又是那个牛皮糖叔叔吧？”江河一副很厌恶的神情，“你还没甩了他呀？”

佳音失笑，拿粘满菜酱的手刮他的鼻子：“待会儿他来了你可不能这样叫他。”

江河横着眼睛看她，只不做声。

佳音直起身子，接着和林木正说：“那你上来吧，只是没什么好吃的了。”

门铃响的时候，佳音正在切菜，江河非要帮着把煮好的面条夹出来不可。

“你去开门。”佳音吩咐。

“我们家都是阿姨去开门，你也是阿姨。”江河夹着根长长的面条在面前晃，玩得不亦乐乎，才不想去给人开门。

“哎，我说，你变得倒快啊，以前不是老说我是你妈妈吗？”佳音假嗔，“果然是养不熟的小狗呢。”

这小P孩子，佳音见他不叫她妈妈了，有些奇怪，一问，他竟然悻悻地说：“我那么聪明，怎么可能是你那么笨的人生的？我见过我的亲妈妈了。”语气很平淡，让佳音好不诧异。明显的，见着亲妈妈并没有让他开心多少。

再问，他只闷头不说，要不就瞪眼睛发怒：“你好烦呀！”

显得她比孩子还八卦，只好不再追问，想其中必是另有曲折吧？

门铃再响，佳音停下乱七八糟的想法，一急只好提着菜刀去开门，林木正见了哭丧着脸闪到一边说：“不就蹭个饭嘛，至于吗？”

佳音赧然，把菜刀往身后一藏：“进来吧。”

林木正脱了鞋子立在原地不动，一副见鬼的样子叫：“韩佳音，你家让人打劫了吧？”

她关好门转回头一看，还真不是普通的乱。江河那小子不满她“随

便”叫个男人上来，竟然把她的客厅弄得乱七八糟，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活像刚被洗劫了一样。

佳音脸一红，只好垂头傻笑：“那个，呃，小孩子弄的，还没来得及收拾。反正你也从不当自己是外人，就随便坐吧。”

“随便也得有个地方！”林木正咕哝，跟着韩佳音进了厨房，看到站在桌前凳子上夹面条夹得不亦乐乎的江河，诧异问，“这小鬼，你表姐不是送回乡下去了吗？”

佳音还没说话，江河倒拿眼瞄她：“你表姐是什么人？”

佳音顿住，以前是为免麻烦，林木正问起的时候她随口就说江河是她表姐的孩子，周末寄在她家。这回两方对质，想瞎编都来不及准备，想解释都无从说起，只好举着菜刀龇牙咧嘴地问江河：“你怎么把我家弄得那么乱？”

“我喜欢啊。”那孩子完全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果然注意力转移，“牛皮糖叔叔你也喜欢吧？”

“你叫我什么？”林木正失声惊叫。

“牛皮糖叔叔啊。”又清晰又清脆，连佳音都忍不住笑。

林木正老不正经地粘过去，搂着江河的小俊脸就是一顿狂亲，亲得江河哇哇大叫，林木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小骗子，牛皮糖是这样粘人的，明白不？”

然后，佳音彻底被忽视，江河一会骂林木正牛皮糖，一会叫他老不正经，一会又说他是妖里妖气，气得林大公子追着个小P孩子满屋里跑，发誓说今天晚上就要粘死他小毛孩子。

结果，佳音做好凉面，出了厨房，就看到她的房子堪比战后——沙发上的抱枕墙角一个，门边一个，另两个都不知去了哪里，棉布拖鞋东一只西一只，连茶几上也有一只。她平日看过收在小茶几上的杂志书刊就更是四散开花……再看过去，那两个大小男人正躺在一大一小俩沙发上喘粗气。

一个说：“佳音，赶快，把这野孩子送走，跟你表姐说你未来的老公大人不喜欢。”

“我没有……”

“邝先生！”韩佳音打断他，声音快疾，“会爱亲人，才能懂得如何爱情人，你连儿子都不知道怎么去爱，还有什么能力去说爱别人？”

说完，再不理他，疾步上了楼，连电梯都不想等，侧身进了另一个通道。

一直跑一直跑，似唯有这样疾步行走才能平复她此刻凌乱的心事，也唯有一步一步走上家门，她才能知道，要走多远才能靠近幸福的终点。

而他，离她太远，是她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彼岸，那彼岸里是鲜花，是荆棘，是快乐的天堂抑或痛苦的地狱，她全然陌生，只直觉地想要拒绝。

一晚上睡得并不好，乱七八糟地梦了一夜，到早上醒来，怔怔地却想不起一个。

心情也不好，做什么都有点手忙脚乱，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冷静，明明是在看文件，回神过来却记不起一点东西。

她觉得自己要疯了，完全的静不下心来，连新搬进去的办公室都不想整理，抱着头伏在一堆文件资料里像一个失忆症患者。

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个冷静严肃的声音问：“请问你认识林木正先生吗？”

“是，他是我老板。”

“请你立即来人民医院抢救室，他刚刚在一场车祸中受伤。”

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紧绷着面孔与她一起往里疾奔的何咏心却在门口转角处陡然停住，对迎面而来一个带黑框眼镜穿医生服的青年男子犹疑地叫：“罗辉？”

那个叫罗辉的男子看见她挤出一抹仓促的笑意：“你总算来了，再不来阿正他……”

“他怎么了？”两个人齐齐急问，话一出口，双方都略略有些难堪，却又互相给对方一个了然的微笑。

“这位是……”罗辉诧异地望向韩佳音。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他在哪儿？怎么样了？”何咏心皱眉问

“我怕一进去，出来后世界就都变了。”林木正看着她微微一笑，轻轻说，“可是，我还有话没对你说呢。”

“先做手术好不好？”

“不，我一定要先告诉你，”林木正坚持，声音竟奇异地明亮了许多，眼睛里满是柔和的笑意，“我爱你呢，比你想象的还多，还要久。”

“我知道。”何咏心终忍不住哭出声，“我都知道。”

“那你爱我吗？”

“你这个傻瓜，我也爱你呢，你不是很早就知道？”

“我才不知道。”林木正微微撅嘴，喃喃似梦呓，“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即使我变成残疾变成白痴变成穷光蛋，你也愿意嫁给我吗？”

“即便你变成残废变成白痴变成穷光蛋，我还是愿意。”

两个人深情凝望，一个泪流满面，另一个却一脸满足，满足的那一个笑着微微从床上侧过头，看着罗辉问：“我要你准备的東西呢？”

“哦，在这里。”罗辉急忙上前，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戒指。

林木正伸出另一只手接过，看着何咏心说：“我想先预订了，不然怕你到时候后悔。”然后可怜兮兮地问，“你会后悔吗？”

他看着她，神色固执，何咏心微叹，似拿他全无办法，哽咽着柔声说：“我不会。”

“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

“是。”

“那么，”林木正诱哄的口气，“把这个戴上我就心安了。”

何咏心颤抖着手从他手中接过戒指，套在自己的无名指之上，然后又为他也戴上了，说：“现在进去做手术好不好？”

林木正看着她做这一切，像是盼了好久终于得到奖赏的孩子，因为太过幸福而只记得傻笑，听她这样一问，眸子里闪过顽皮的精光，微偏过头

吃到正酣，她突然抬头问：“你为什么会去信诚做助理？”

猝不及防，邝修河一愣，笑着说：“是采访吗？”

“嗯，独家发布。”

“信诚也算是方略的子公司。”一句话简单解释。

以为她还会再问，等了半天却没有下文，忍不住问：“咦，就这么点信息也能发独家？”

“我是万能型的记者，只要一个问题就能找到所有资料。”韩佳音笑着回了一句。

却有丝勉强，他能感觉。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直到他送她回到小区他才明白，他送她到楼下，她按住电梯忽然回头叫他：

“邝修河！”

他还是第一次听她这样叫他，那种感觉很奇异也很惊喜，只是这种感觉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她接着说：“以后，请不要再找我了，即使是为了江河。”

“就到此为止吧。”

她松开手，不再看他，转身进了电梯，门慢慢合上，他立在原地，仍是一脸惊愕的样子，仿佛全没有听懂她话里的意思。

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一日复一日，很麻木。

和母亲通电话，愉悦的口气，“我去相亲了，遇到一个好男人，正在交往。”

其实没有，只是不想让她担心，免得老怕自己断了结婚的念头。

这年头，单身女人，特别是大龄的还离过婚的单身女人的日子不好过，旁人怪异的目光和评论也就算了，自己亲人的那一关，才更难过。

所谓的好男人，是罗辉。

那天去喝朋友的结婚酒，因是晚场，席散后想着吃得太饱还是走楼梯吧，却在转角处看到两个年轻男子拉扯在一起。

“我不想继续，所以请不要再来烦我！”其中一个决绝冷酷地说，挣脱开来，头也不回地推门而去。

她很尴尬，正在想着是装作视而不见继续下楼还是转身走掉，留下的那个却突然抬起头，沮丧得快要哭出来的脸微微一愕然后叫住她：

“韩佳音？”

呃，认识的吗？正自奇怪，他却自我介绍：“我是罗辉。”

脱了医生装，摘了眼镜，她竟没有认出来。

有些发窘，为了刚刚发生的事，不意罗辉却很坦然：“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

他看上去难过得很。

第一次去同志酒吧，一个很大的院子，想看风景吹晚风的可以坐在屋外，想喝酒狂欢的可以进到里面，推开门，宁静与喧闹，界线分明，却异常和谐地相融。

酒吧里灯光暧昧，人声嘈杂，有男有女，望过去，和一般的酒吧并没有两样，只细看才发现，坐在一起交颈而谈相拥而舞的大多是同性。

她跟着罗辉进了里面，竭力不让自己东张西望，以免露出少见多怪的神情。

罗辉也不理她，径自坐往吧台，叫了一瓶啤酒，打开来就猛灌一口，却被呛到了，捂着脸咳嗽半天。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连问话都不敢，只小心翼翼地坐在他的旁边，为他倒酒，或者递上两张纸巾。

后来，罗辉常常笑她：“你可能是最不会安慰人的人了，别人要借酒浇愁，你肯定会塞酒缸给他。”

那天他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他可能是韩佳音见过的最有酒品的人了，也不闹，也不说话，闷头喝倒就算。

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送到附近的酒店。自此罗辉常来找她，两个都不是健谈的人，有时候提几瓶酒坐在车里，一句话都不说，只听音乐，各式各样的，忧郁到骨髓，或者去BLUE酒吧，看他和他的朋友们瞎侃胡聊。

久了，也习惯，连最初看到两个男人拥抱接吻的那点尴尬都没有，他

或许是已经结过一次婚，也或许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誓言打堆盟约成群令她惊喜交集的求婚剧码，所以听到邝修河这样郑而重之地向她求婚，韩佳音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波澜。她甚至有点遗憾，她更喜欢平实一点，水到渠成，很自然地谈婚论嫁——如果真的有必要去领取那张证书的话。

和沈放结婚的时候，父亲其实是不太同意的，只是他不忍心拂了韩佳音的快乐，但她仍能感觉出父亲的勉强，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眼里的珍宝，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女儿应该有更好的归宿，而沈放不见得是最合适的那一个。

他们说不出原因，但是他们似乎可以预见，在女儿的幸福上，他们有一种比她自己更强的敏锐和直觉。

或者因为他们爱她，也因为他们相爱。

和沈放离婚后，她以为父母那样的爱只能成为传奇，供自己景仰，此生已不可得。可现在，有一个男人却站出来说，他想和她一起，试试那种幸福得像梦一样的生活。

曾经，佳音关于爱和婚姻的梦里，向来幸福，阳光明媚，春暖花开。

但是，她却离婚了，美梦一夜之间把她割得几乎体无完肤。是，她可以再投入地爱一次，因为即使爱败了，也只是多了一个隐蔽的伤疤，而婚姻若再败，则有可能是在本已重创的伤口上再加最致命的另一刀。

邝修河走了，怀着满心的欢喜，佳音虽然没有点头，但他仍然满足于她在他爱抚下的全情投入，甚至没有去深究她眼里的那一点犹疑。

他说：“三天后，我们去接你妈妈好不好？”

他是真的期待。

但韩佳音总觉得自己不够勇气，也不够力量，在邝府的豪宅里，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灰姑娘，莫名其妙就会气短三分。

嫁入邝家，于别人，是一件值得炫耀和庆贺的大喜事，于她，却是一段因为看不清方向而忐忑惶惑的未知旅程。

佳音挑眉，这个男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残忍，在前妻的面前如此宠溺地谈论另一个曾经介入他们婚姻的女人，都不知道是因为他确实放得太开还是真的没心没肺。

忍不住暗叹了口气，只见沈放饮了一大杯冰水，放下杯有些含混地问：“昨晚你打电话时我去给她买夜宵了，只是那么晚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啊？”

她瞪着他，语带嘲弄：“你倒是好丈夫，只是我这个下堂妻的闲事你要管到什么时候呢？”

对面的男人一脸无辜地看着她，佳音差点吐血，就是这副让她痛恨的嘴脸，像是她质问他为什么出轨时候的样子，哪怕证据确凿都有本事装得全然置身事外，因而再说话，声音已自冷了几分：“别给我装了，我和谁好，好像还轮不到你沈公子去告诉我家人吧？”

“你和邝修河的事？”沈放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那天我打电话去你家，你妈问起，我又不想骗他，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说我被人包养就是实话？还不如说那是诬蔑！”佳音一想到就恼得牙痛，声音里忍不住流露出少有的尖刻。亏她以前还感激这人离婚了还能经常打个电话回去呢，却原来还不如从此一刀两断！

“什么叫诬蔑？佳音你根本就没看清他有钱人的本质！”沈放闻言，脸上挂不住了，微微色变，声音不自主地抬高，引得邻桌都侧目，“邝家是什么身份？邝修河是什么人？你以为他就真的会娶你？就拿些甜言蜜语哄你罢了。我说的话你不听，告诉你妈她还能劝你一句，才有可能让你清醒。”

真是话不投机，他还真以为所有有点钱在手里的人都和他一般想法！

佳音长吁一口气，忍不住朝天翻了个白眼，她不想和他吵架，他不烦她都累。她拿起手袋，顿了顿才苦笑着冷然地说：“好了，沈公子你以后还是多关心一下贵夫人吧，我的事，就麻烦你高抬贵手，权当放我一马了。”

“佳音，你……”沈放站起来，拉住她的手，话还没说完，突然转过脸去，像被人点住一般瞠目结舌。

“唔，就是想说，你倒是蛮善良的。”罗辉笑笑，伸手替她拭去额际发梢上的水珠。

“什么才叫不善良呢？”她立着不动，冷哼一声赌气似地说，“回她一个耳光或者泼妇似地当街大骂？我才不要。我高兴着呢，他们两个互相折磨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话说得恶狠狠的，其实是真的庆幸，在看到莉莉的那一刻，她庆幸自己当初放手，不然今天站在那个位置的或许就是自己。

没有见到她以前，在父亲身患重病的日子里，她一直暗暗地妒忌，妒忌那个抢走她幸福和希望的女人，也暗恨沈放的凉薄与寡情，她不纵容自己去想他们，否则难保不会怨天尤人——他们伤害了她，却依然能够逍遥快活地过日子，这世道是多么的不公平。

可现在，存在心里的最后一根刺被拔走了，她忽然发现上天毕竟是公正的，他放弃她未必过得有多快活，她抢得他也不见得就有多满足。

她死不放手，而他永难摆脱，于是，最后只有成为一对怨偶，她不会安身，他也难以太平。

罗辉闻言微微吃惊，挑挑眉说：“你倒是真的与众不同啊，旁人受了这种羞辱可能恨不得咒天骂地，你可好，想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我只是想活得开心点，所以比别人更会自我安慰和自我暗示。”韩佳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慢慢恢复平静，刚才走得急了些，到现在才发现后背全湿，一身是汗，“古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还真是至理名言。”

到最后一句，似已完全放下了，然而毕竟觉得别扭，情绪多少受到影响，再故作轻松倒显得心里有鬼。韩佳音和罗辉随便挑了家小店，草草解决了午餐，交给他家里的钥匙，嘱咐一些母亲来后要他帮忙的事情后，借口事忙也就回了公司。

一下午心神不宁，像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吞了半截虫子，总觉得有火发不出。办公室里的空调开到三十度了，她还是觉得冷，最后只好关掉，可不到三分钟，又觉得空气像要着火了一般，热得都快要透不过气来。

就这样反反复复，连自己也腻了，扔了工作靠在椅背上练习深呼吸。